神道碑銘 上中

月沙集

十三

芸二十二

月沙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神道碑銘上

右議政光城府院君金公神道碑銘并序

當 中廟卽位之三十二年嘉靖丁酉 上誅流權倖大徵召耆喆於是前左賛成金公起謫所復爲賛成俄進拜議政府右議政 上方嚮重公朝野想望風采越三年庚子公卒 上震悼命輟朝三日弔賻祭贈恩禮有加用其年八月葬公于保寧縣烏棲山麓盖公之歿距于今七十有四年公之諸孫相與伐石謀不朽以狀來叩不佞曰吾先祖幸得備位將相官階皆第一勲爵

在盟府法應立碑如令其立　朝事業有足傳世行後
而顧墓道尚闕顯刻諸孫重懼久益泯敢徼惠子一言
不佞辭不獲則謹按故奮義靖國功臣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光城府
院君金公諱克成字成之光州人麗朝有諱周鼎官至
侍中是其鼻祖至諱流監察御史諱允臧版圖判書生
諱成雨全羅道都萬戶實公高祖嘗奉命討倭過保寧
樂其土因家焉遂為保寧人曾祖諱南浩贈吏曹判書
祖諱仲老監察贈左贊成考諱孟權進士贈領議政皆
以公貴議政公早有重名　文廟末年召對嘉賞選置

泮宮已而謝科業歸老林泉娶羅州全氏生公於成化
甲午幼有異質丙辰魁司馬戊午又魁大科年始二十
五拜典籍燕宗學司誨庚申以書狀官赴燕還道丁外
艱服闋授北評事　朝廷以公有文武才欲以試之也
秩滿盛玉堂為修撰俄擢拜獻納時燕山欲以非罪殺
沈順門問羣臣皆莫敢異辭公謂大司諫成世純曰官
以諫為名見人死無罪而不言縱愛身奈負職何左右
默然或曰必與順門同死無益公與世純談笑自若曰
死生大矣各任其志可也今日先死者必吾兩人豈累
他人遂白順門冤狀燕山雖不聽亦不之罪累遷兵曹

正郎議政府舍人　中廟即位錄靖國功陞拜掌樂院正明年進秩通政便養乞外補舒川郡守亡何投紱歸議政公捐館哀毁盡禮鄉黨稱之歷判決事兵曹參議陞嘉善為義州牧使州連歲大侵僉舉屬公公至則仁喣義摩推赤心以服民朞年境大治戊寅入為禮曹參判其冬又出拜慶尚兵使庚辰移拜觀察使宿訟迎刃貪吏望風一路肅然翌年拜工曹參判朝正于京師還拜大司憲兼世子賓客癸未超拜禮曹判書轉右參賛吏曹判書西北有警遂拜公平安道觀察使秩滿復為禮曹判書甲戌遭繼母喪喪除復拜宗伯都憲己丑進

贊成轉大司馬知經筵世子二師辛卯又爲貳公金安老陰搆與故相鄭光弼同貶配興德杜門七年雖親舊問遺一切謝絶之丁酉安老伏罪還公政府卽進右揆公之被召也都中父老加額流涕曰復見善人死無憾矣公神姿豐秀器宇寬洪和而不流凝重簡嚴居恒動止有常處喜怒不形人莫敢窺其涯涘見人過全務掩蓋之雖子弟有失必婉辭以喻未嘗以色加之待人必以至誠每曰人之患在好勝至於曲直尤不必辨自反而縮人雖不知於我何損性儉素或勸丹其舍則曰侈以遺後不祥訓家庭必以義方平生未嘗言利居官簡

絜判吏事必詳必愼斷獄如神明夫人李氏副司直文
忠之女有淑德生二男三女男麟士楊根郡守女長適
別坐李佐明次適忠義衛尹之讓次適生員李夢奎楊
根生五男三女男曰乃崙次景祿景祉景祥景祚女適
靑原都正侃次適李愈次適察訪趙詡李佐明有一男
一女尹之讓有一女李夢奎有一男一女乃崙生二男
一女長廷俊次廷傑景祿生一男二女男曰廷稷景祉
生一男一女男曰廷燁景祥生一男曰廷說景祚生二
男長廷式次廷碩靑原都正生二男二女長光山守孝
胤次錦山君誠胤李愈生一男壽鴉趙詡生一男曰國

弼前郡守內外諸孫共若干人嗚呼公以丙科狀元華
問早蔚而既登朝 朝廷不專以文翰用公或屈於戎
幕或淹以邊閫不能一日安於經幄盖公之經綸籌略
已自廊廟之具 朝家之所以待公者不淺西憂虜則
公西南憂倭則公南典禮非公不可則公三爲宗伯銜
人物掌邦政非公不可則公長兩銓既出而復入纔入
而復出 國家以公輕重者殆三十年可謂躓矣然此
不可以論公之槩當燕山熾酗煽逆意者立見鼎鑊公
以一諫官抗論直人寃分死不顧此可見公之守不與
壬人朋比竟爲其所擠流貶七年不變其操此可見公

之大皆可銘銘曰

侍中有孫士而守志潛光遯世以全素履旣蓄必發乃生相公公惟襲訓啓慶自躬豐中秀外穆如條風再毘多士大播其馨寔于邇列輿望以傾正言危朝不畏義死相我　中廟勲庸顯施乃登將壇乃秉國勻出入險夷周旋屈伸秩宗弘化左右俱宜讒口惎之七年南隮如距旣脫　上思公忠公來自謫相車崇崇民抃於市士慶於朝爰卜金鉉以摠百僚　聖心虛己賢路拭目宜國黃耇天奪何速公殁于位禮盡哀榮名在西夷功紀旂常惟勤其始以享其終不昧者存愈遠彌隆銘以

述之我言匪侗

江原道觀察使贈禮曹參判崔公神道碑銘 幷序

崔之先在麗朝有曰沃者官至判宗簿事遠不大傳入

我 朝有為都觀察使者曰詢是生德露豐儲副使是

生榮右司禦贈左通禮是公曾祖祖士恭監察贈刑曹

參議考汾贈户曹參判以公追 恩三代參判娶慶州

大姓縣監李顒之女以嘉靖丙子生公諱盖國字某生

七歲讀書通大義十三歲喪其父秉禮如成人既零丁

貧不能家奉母居鄉刻苦力學為舉子業至戊戌登第

年始二十三選槐院陞遷禮兵佐郎擢拜正言謇然有

直名出佐湖幕入為兵曹正郎俄轉持平時忠州獄蔓
公之堂兄弟居忠者亦被逮伏刑公不安自劾遞授兵
刑正郎皆不起左遷松京經歷疾公者搆之竟坐此削
官朝議惜之而公夷然不以為意僑寓楊山園圃以自
適屢空晏如也癸丑叙為咸興判官自是十餘年出入
州郡累遷官至左通禮秩滿陞通政參貳度支事以辨
治遂以節觀察關東郡邑剗弊蘇枯一道稱便戊寅削
衛 社勳公曾於 明廟入承時以禮郎扈 駕例參
衛 社原從受一資逮勳削公亦褫級降通訓歷司饔
軍器奉常正遂卒年六十四公雍容不迫和氣藹如而

及其臨義利斷是非確守不變霜雪凜冽當李芑之用
事也公之夫人芑之從孫芑愛公之才侫辭求見公薄
其為人竟不一應遂為所擯其在海州也權宰奪人田
而虐其主嗾方伯繫治之公至首理出之方伯怵威動
以福禍公曰殃人以媚人不願也竟釋之前後典大州
凡八莅皆勤謹自飭赤心奉公由是所至號治去後常
有思或書于石以顯其政家貧或至不繼而館畜孤養
能別而恩賙人之急不問有無費立朝三十年處約以
終其身可尚也後子銛上疏復秩又以原從光國功追
贈禮曹叅判斯人也而止於是是以為善者怠先娶松

都高氏早逝後夫人李氏平昌望族吏曹叅判季男之
曾孫司圃希陽之女㓜有異質擇歸歸公承舅姑事夫
子和敬兩至平居制行一聽於義公之在洪州病不治
事言官論之而止夫人曰其可忍而留乎即治行先歸
到漢盡還其行資州吏強請終不肯凡有估計其直或
不滿則追還而加與之曰必如是而後安焉敎子有法
訓長曰鉠文科軍器正早亡不及顯次鉉次銛義禁府
都事次錯皆良質善士女長適李琰次司憲府掌令趙
應文内外諸孫㓜銘曰
公生德門有蔚其芬寬而有截介而能羣不比于權用

蹟于時德鉅位細吾將尤誰

黃海道觀察使裵公神道碑銘并序

裵系出興海麗之季有諱尚志判司僕寺事與中書郎抗禮不屈脫幘南馳踰嶺隱居于安東之金溪村種栢與竹名其堂以見志入本　朝不仕以終即麗朝翊戴佐命功臣三重大匡僉議評理興海君詮之子典理判書平壤尹榮之孫檢校將軍景分其鼻祖也生四男並貴顯遂爲安東世族長曰權司憲府持平生諱孝長孝長生諱衽即公高祖曾祖以純成均進士贈左通禮祖獻成均生員贈左承旨考諱天錫忠佐衛副司果贈兵

曹參判燕同知義禁府事皆以公貴參判娶延日鄭氏
處士世豪之女生公於嘉靖甲午諱三益汝友字也幼
雋頴不凡年十一從參判公遊學京師入見者咸稱偉
器拜退溪先生受心經詩傳得聞為學之方戊午中司
馬甲子釋褐辛未自成均愽士例陞户曹佐郎癸酉丁
外艱服除歷禮刑曹佐郎正郎夏以正言　召辭疾不
赴授豐基郡守秩滿還朝復除襄陽府使癸未　徵拜
掌令自是朋遊益附歷敭華要於諫院為正言獻納司
諫者各二於憲府再為掌令於成均再為司藝司成一
為直講典籍以公文學宜在經幄遂自宗簿正選入玉

堂為副校理乙酉冬以司諫擢陞同副承旨至左副明
年遞為判決事俄長國子監又明年啣 命朝京購得
會典宗系條草本以進 上下書奬之曰使予知己雪
先王之累特賜內廐馬俄拜右承旨病甚辭遞海西饑
擇方伯 朝廷以為非公莫可遂起公為觀察使人或
勸之辭公慨然曰臣起草萊榮位至此 上憂民饑臣
子敢言病乎遂輿疾而行至則悉棄倉實與民活事之
有利病於民者施罷不竟日民賴以蘇而公瘁病日劇
戊子五月上章辭 上幸其愈而卒惠民不允辭閏六
月又辭乃許道卒青丹驛村得年五十五疾比卒朝中

知舊日發書問訊比葬弔賜賻祭使者相及又　命沿
路官庀以其年十月卜葬于府北奈城縣虎崖之山先
叅判塋後震坐兌向原從治命也公天性至孝稚年喪
母夫人庶母待必恩叅判公將逐之公為作詩書座隅
冀以感悟不果逐其居叅判公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適
廬于墓側三年一不家治斂葬奉祭祀一出於己不以
累弟妹及喪畢分產乃以所分田歸庶母以耕食友諸
弟睦宗姻好班施不立貲遺由是處約以終其世平居
以禮法自飭功緦僚友之戚輕重各盡其制家廟祭式
悉革俗習時節朔望出告反面之禮至老如一日待子

弟嚴而有禮不敢以華衣美食見常戒見朝報曰為士者當讀書求志與聞朝政非爾事也在海西病且革子弟勸進牛肉以補虛羸公厲色却之曰持一方之憲而敢自蹈乎居官斬斬人不敢干以私為治以敦風勵俗為先以束吏寬民為務不屑屑於末節常以修邊幅取聲譽為深恥故未嘗察也而吏不敢欺未嘗猛也而民不敢犯罷羸以逸疵蠹盡袪在豐基將積歲逋負文簿悉令塗之官壁曰非不知聚民以焚之棄有用以取虛名吾不為也襄陽俗右鬼多淫祠公悉撤以焚之如祀典所當祭則必虔誠躬執事雖風雨不廢故水旱灾癘

凡有禱必應民蒙其惠海西多斥鹵始載寧守朴忠佩建請設堰屯田入病歲築而又取贏以衒能民皆稱貸而充之怨聲載路公之按廉即驛聞陳弊監獲平分民始安焉理荒政纖悉有條晝夜焦勞病亟猶不懈子弟勸歸公曰何必死於妻子之手乎吾既委質於朝死於職職也況死生有命雖遁職可逃命乎至死諄諄惟國事無一言及家私在臺省論事慎重不以利害動其中宋祀連誣告賢相安瑭誅陷主家安氏子孫抗憤庭訟弱不能伸人皆規避不斷公即啓削冒勳而決之輿情咸快樂善愛人襟次坦然酒酣輒高歌朗詠音調清越

為文章以温婉為主雖不役志大肆而語或驚人筆法遒勁尤逼古人作者貞夫人南氏處士蓋臣之女參議敏生六代孫也生二男二女長曰龍吉擢文科選內翰今為忠清都事次曰龍弼早死女長適士人李惟聖生男曰壽豐次適李迥都事與余同年友也懷奇負才不肯随人後年五十尚棲遲幕佐然人皆曰裵氏有子也嘗聞位不滿德者後必昌吾於是乎徵銘曰

裵遷求嘉粤自麗際颺于嶺裔栢竹風高翩然遠逝家聲世繼叢而未稔篤生俊藝克紹其系積之于庭惟孝且悌乃儀于世逌列攸騫外庸或滯罔不砥礪義震周

行澤流輿衛聲華以揭 上軫西饑公往乃濟蘇枯剗弊惟誠盇篤惟疾不懟載勞而勩人曰公歸公適自勵矢為國斃西民攀泣曰篤遺惠理不浹歲年衢位窒半途以稅謂天或泥虎崖之陽曰恊龜筮佳城是開未艾之報惟後是逮若符左契最迹貞珉為示無替我言匪贊

全州府尹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全州府尹李公者全義人諱廷鸞文父字也麗初有諱棹佐太祖位太師即公鼻祖自是稱世有人至曾祖昌壽始家全州官卒禮曹正郎世德孝禮颺于湖右士之

稱家風者歸焉公生而嵬偉及長忼慨有大志懷奇負氣不欲齪齪隨人後湖中人士咸以爲不及雖公亦自謂湖中人士不已若也與鄭賊同一城疾其兇悖常以莽卓目之戊辰公登第賊方顯重於朝擠公不遺餘力遂自校書郎國子典籍出爲海美縣監良才察訪開城都事猶被其媒孽皆不久而罷及賊誅人始服公先見壬辰夏倭奴大勢兵自嶺踰湖屯錦山以撼全州州尹新死惴惴無朝夕計時公罷官居家糾聚義旅將西赴國難按使驛聞于　朝止公行留攝州事委以保障公慨然曰今賊鋒遍七路獨湖南僅通國脉若失此州則

湖南不能保而國事無可為者我王臣當與此城同存亡遂先驅家累入城一境民從令毋譁雖世家豪族不敢動公治守禦具立辨晝夜在軍中數月不解抉拾臂肉皆爛日厲氣廵城過家門未嘗一入語及 君父播越必西望痛哭嘗啓其足示子弟曰足底黑子汝等須知之盖欲志之於原隰之裒也衆知公意已決咸効死莫有二心及賊薄城公輒去所乘馬使人諭家眷曰即不幸宜各自決毋汚賊手不則無以見我於地下遂誓于衆曰各部爾部毋擾毋枉費一矢敢違者斬城中肅然不聞意步疾呼賊知有備宵遁事聞褒授太常僉正

陞至軍器正轉拜水州刺史甲午世子南巡全民上書
顯公功轉聞陞通政又出牧公州俄罷還鄉丁酉秋賊
悉衆再擧公為守城副措治規畫如壬辰之為民恃而
無恐及 天將棄城而潰城中大亂遂空公怏怏無奈
馳訴於朝言淚俱下廷臣色動遂以公為全州府尹兼
三道召募使至州賊退纔數日 天兵滿城民枕死扶
傷無弔公不解衣乳哺撫摩民皆全活而軍餉不乏俄
遆閑居一日疾病召宗族訣曰某日吾其死矣 國恩
未報吾恨也遂指授後事不許婦人入見正終夷然而
逝庚子六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二其年八月葬州

南長波洞先兆也祖諱効忠兵曹佐郎贈承政院都承旨考諱承孝弘文館修撰夫人鎭安李氏尚衣正仁賢之女有二男二女長導吉先公死次道吉蔭補典牲奉事女適士人洪宇慶次適進士閔汝儉導吉娶鄭大霖女生三男二女曰榮先閏先慶先女長適康鐩次幼道吉娶佐郎黃祐女無子女公没之七年道吉以公之族出行治為狀若書北走京師請為公銘刻之墓碑于余曰敢徼惠子之一言以文之噫公余先輩也而幸獲同朝又嘗往來湖中聞公之行於家績於治也稔可謂知公者公事親至孝居喪廬墓不食塩醬友愛諸弟無間

言家法穆如朝廷居官氷蘖自守好善如嗜慾即不善
雖貴顯若將浼焉方質自可不肎與世俯仰是宜銘當
鄭逆之盜名誣世也世人多被其汚公獨抗言排之以
此困躓終身而不少悔提殘兵守孤城以却方張之賊
徒以義氣激厲遂為中興偉績斯二者可見公之大又
宜銘銘曰
世有負義蒙諂逐逐奔利卒之隳身喪名榮不盖愧又
有享高食厚朱丹其轂一朝履艱臨死生勔勦退縮
如公者沉於下僚擯棄窮鄉終身坎軻猶昔偃強遭亂
奮身以忠自發不為利爍不為威屈爵由躬興不陛尺

寸立名効績生安死順其視苟榮倖全孰顯孰否我徵
斯石昧者之恥

黃海道觀察使權公神道碑銘并序

蓋余未弱冠贄公之姪判書公門始拜公於南城外之
第是時公年已六十四位顯且劇而端坐讀書蕭然如
學究嘗辱一言提撕余尚少雖不敢窺測其事業而猶
知其為篤學君子退而聞諸判書公知公之行於家者
無非學之推也後十一年而公卒于今三十年余髮亦
種種矣謦欬如昨日尚忍為此文哉蓋按公狀而益知
公平生皆從學問中來公幼有成人器度年十三始從

姊夫圭庵宋公學遂聞為學大方自是日檢其身平居必晨起盥櫛讀聖賢書會心處樂而忘食晩又好易未嘗去手嘗曰數則吾不知理則程傳盡之自可樂也誨子弟必以小學為先曰朱子發揮六經其業固廣然只是編輯此書其功為第一居喪廬墓奠具必親執孝慕誠敬無所不自盡祭式一依文公家禮家法肅如嚴朝廷遇族黨能別以恩貧無資者咸取足焉圭庵之遘禍也公終身悲慟撫其孤不啻己兒始為正言有玉堂官帶備局者公　啓筵官不可兼仕雜職以亂其思慮及盛玉堂將進講必齋宿以入聲音清亮論議剴切務以

誠意格君柳公希春常曰如某者不可一日離講席
宣廟初載誦詩訪落篇仍陳敬之之義又舉程子天德
王道之語論謹獨之功同時登對者出曰眞講官也
宣廟嘗命修慶會池砌公於　上前爭以為不可後於
舊　上厲聲折之公不色沮論諫愈益懇觀者嘆服退
溪先生力辭賛成累召不至公以司諫　啓曰李滉賢
人本不可以爵召乞姑許其懇至誠特召　上如其言
退溪果至每曰吾以權司諫故有此行後累乞歸不許
政院徑請給馬以送公上疏論之其略曰賢者之去留
人心之向背國家之存亡係焉某識見高深論議精粹

當此進講方急未聞縶駒反請給馬何耶言甚切至士林韙之己卯間朝論携貳栗谷先生李珥務欲調劑反為所攻時白公仁傑上章論時事其打破東西一款實栗谷之意也言者將論栗谷代人作疏公以大司諫獨啓以為所論果是則雖代述何妨乃引程子代彭思永作疏事以明之遂為同僚所劾遞又於筵中羣議攻珥公獨 啓珥忠赤無他其餘可恕時流滋不悅以公長德宿望亦不敢顯擠及癸未北鄙事起栗谷主兵悉心擔 國事三司將因軍務間過差以攻之公適為副提學同列發議初若略糾者公長者信而許之劄出詆以

擅國慢君公驚以為乃至此則非吾意也欲遂己之衆皆年少氣銳一談和附公以孤蹤猝然獨當力既不可沮又欲彌縫毋激遂苦爭終日删去過中語終不免聯名劄中 宣廟方嚮重栗谷惡其傾軋黨首倡三人公亦坐此出為星州牧使不知者或疑公而知公者不以是累公然公則以為平生之恨其為州政尚平恕必使吏畏而民愛以故所至號治去後常有思始公中丁酉司馬後太學薦公行義初授義禁府都事例遷直長壬戌登第仍陞典籍自是歷敭華要臺閣則正言獻納持平掌令司諫執義副修撰修撰副校理校理或有前後

屢吏者省署則禮兵曹佐郎正郎檢詳舍人直講司藝
司成司䆃尚衣正長帶知製教或兼春秋館盖九年間
也庚午以判校特拜同副承旨陞至左癸酉以　聖節
使朝京乙亥出拜黃海監司入為户兵部參議參知長
薇垣胄監拜吏曹參議都承旨副提學治星州一年移
拜光州病還丁亥丐閑久出判春川瓜滿還京辛卯七
月卒于第距公生戊寅得年七十四計　聞官致弔
賜祭賻其年十二月葬楊根禾大谷丑坐未向原公諱
德輿字致遠其上世曰太師金幸實新羅宗姓佐麗祖
討逆有大功以為達權炳幾賜今姓封安東為食邑十

傳而至賛成胆生諱溥位冢宰兼文柄謚文正勲名福
德冠世五子三壻皆封君其第四曰煦忠宣王見而奇
且愛之養為子賜姓王封鷄林大君尋作相有大臣度
生大司憲重貴子肅入　國朝復姓權為恭安府尹贈
户曹判書高祖諱循判濟用監事贈漢城府右尹曾祖
諱寶濟用監判官贈吏曹參議祖諱齡工曹參議贈刑
曹參判考諱愽尚州牧使贈吏曹參判妣呉氏海州望
族典牲署奉事致精女檢校監仁裕後公先夫人固城
李氏佐郎後之女生一男二女男克純早死女長適士
人沈守崙次適宗室咸寧君壽璿沈生一男一女男徽

女適洪世則徽生二男一女咸寧無子以靈川君侹為嗣後夫人平山申氏高麗忠臣壯節公崇謙之後己卯名賢吏曹判書文節公鏛之孫開城經歷匡國之女有志行為南冥大谷所稱夫人生於法家以禮順偕長及歸於公事君子盡婦道御僕妾惠而威遇先出逾己出閨庭之内無異言四十年一日也公卒之翌年壬辰卒春秋五十八葬公同塋生一女一男女適別坐李廷直先逝男克中進士　世子洗馬側室子克愼克恭觀象監參奉別坐生一男琡監察洗馬娶判官南瑄女生五男一女長盡己翰林次責己次直己次儆己進士次為

己女適士人李敏開監察生三男一女翰林生二男二女責己生一女直己生二男儆己生二男一女為己生一女公簡重端方謙和温粹早從師友篤於自修動容周旋悉裁以禮以是重諸公間人目之以精金美玉然喜自斂晦不露圭角平居若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其臨事也雖不苟為異同而義所當為則毅然能自立好惡是非絶無偏係公餘杜門一切榮利淡如也於詞華雖不役志遇興之作往往冲淡自得與人談論情境灑然無一毫障蔽鄙倍之氣未嘗形諸色辭故人見其貌而敬與之居而愛而不能舍雖其貲質之美蓋得之學

力者尤多斯其所謂愷悌君子和而不流者非耶然其
年不滿德位不配行豈不盡其餘以昌其後者耶洗馬
砥行能守家業學優而不求聞內翰諸君文行彬彬噫
公之所以不盡其餘者其不在斯歟遂為之銘曰
權自羅宗入麗始隆錫姓以功惟德與位世趾其美岳
一千禩既叢既積乃鍾魁碩克光其籍家庭襲訓粹然
天分濟以學問惟日淬礪乃儀于世華問以揭徇不喜
紛介而能羣如玉之溫執經登筵仁義陳前一心無偏
從容中規精白自持廟堂之姿惟不卒施學以遺之積
慶攸基其尚不亡益綿以昌百世之光

判中樞府事貞武奇公神道碑銘 并序

今相國奇公一日以書若狀屬廷龜曰惟我六代祖判樞公下世于今一百五十餘年墓在高陽石無顯刻世遠家乘逸莫可考重懼久益泯無傳今就見於國史者暨詞翰諸公所著書集世所流傳者而稍次之雖十不能二三亦足以槩公平生子其銘之廷龜嘉公之追遠拜受而讀之其狀曰公諱虔幸州人天資英發學業精粹家在靑坡萬里峴常徒步往來泮宮必誦中庸大學
英廟朝以布衣擢拜司憲府持平歷戶刑曹參議司憲府大司憲出宰延安濟州平安道觀察使官至判中樞

府事古者婦人出入無盖頭公創新樣以進世至今用之達城徐居正筆苑雜記及太平閑話曰延安府有産鮒大池前守宰喜食鮒弊及民人以鮒魚塚嘲之公為此府曰烏可以口腹傷廉遂絶不食非賓讌禁勿入邑州人大悦客作詩以美之又成俔慵齋叢話稱奇宰樞平生不食鰒人問其故曰曾為濟州牧見民苦於採捕故不忍也云濟州舊俗不葬其親死輒委之壑公未上任先勅州使備棺槨敎以斂葬州之葬其親自公始一境歎服敎化大行一日公夢見三百餘人拜於庭下叩謝曰賴公之恵得免暴骸無以報恩公應於今年生育

賢孫先是公之子三人皆無嗣果是歲公之子掌令諱軸生子曰櫕官至應教櫕五子曰逌适遠進導适涛平導應教逌之孫荅承旨又其孫協江華府使适之子大鼎掌令遠之孫孝謹皆伯君進之子大升大司諫導稱服齋先生大升稱高峯先生皆以道德文章冠冕士林魯山朝休官杜門謝絶人事手抄四書三經左傳綱目光廟在潛邸時三訪公於私第公托以青盲 光廟一日持針擬刺以試之公瞪視不目逃竟不能起公而亦免於禍卒謚貞武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剛強直理曰武

且錄其淸白子孫困蔭調用者多云嗚呼公之言行事業宜不止此而不小概見惜矣然我朝人才莫盛 英廟朝而公不由科第擢置臺憲則公之拔萃高名負一世重者爲如何哉明良際遇身旣自致而及乎時事艱危度不可有爲則視棄官如弊屣托疾屛迹以終天年卒能不變節而名亦完玆其所謂守死善道明哲保身者非耶此可見公之大銘曰

德陽之奇泒于殷師綿綿以奕積學爲基公惟其裔克有遺風佑我 英廟焯著聲庸惟廉自持惟善之旋是公細行人可以寬德行政事用儒達吏皆學之推亦公

餘事壁立危朝見幾自守確乎其志可謂不負利不爲
疚威莫能屈艱貞保拾有是哉節是宜有後奚但陰報
篤生賢碩蟬聯登造苑彼佳城垂二百年孰治公阡公
有孫焉有孫伊何國之上相其尚未艾益遠不忘

贈左議政行工曹判書邊公神道碑銘幷序

記壬辰四月日本大勢兵渡海 上遣將申砬禦之行日臨軒召見不使以史官入侍 上問砬賊如何砬意輕之 上曰邊協每言倭最難敵卿何易言也既出 上亟稱之曰其誠良將乎常不忘此人若在予豈憂倭賊哉嗟惜久之未旬日砬果敗死時公之歿僅三年朝

野恨不能起公泉下而 上之追思如此公之先見乃
能受知於身後又如此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盖昔乙
卯倭寇猝至連陷鎮若邑湖南大駴公獨保海南徐徐
治守具不色動屢出奇以遻賊遂設伏邀擊一戰大捷
殺獲無數國朝以來未嘗有也又擒 天朝人在擄者
奏解 天子嘉奬賞銀錦以美之曰縣監邊恊嬰孤城
獨全是時公年始二十八提一障殘兵用建不世之勳
名聞天下書于國乘至今婦人孺子皆能談公之烈赫
赫若前日事亦韙矣此 聖上之所以興思於危亂也
然 上之思公不在於乙卯一捷而乃在於忠謨遠略

能料敵難易若指諸掌於此益可見公之大矣按狀公
自㓜遊戲不凡六歲走墮深井中攀井石不溺至曉見
鄰人汲水徐曰我是主家兒取大索來一家驚奔公恬
不為懼戊申登武舉第三郎拜宣傳官陞海南縣監以
破賊功超長興府使府新刳於賊公私赤立公悳心罷
精櫛垢爬痒民獲蘇而公瘁得中風輿還閉戶靜養凡
五年病良已除訓鍊副正兼内乘俄出牧坡州癸亥陞
堂上為滿浦僉使翌年移濟州牧妖僧普雨謫在州公
因事杖殺之儒林快之或移書賀則曰國人誅之非我
也乙丑丁父憂服闋鎮花梁俄遷慶尚左水使其年又

移鎮全羅兵使聞弟喪控辭歸養己巳拜安邊府使旋
授南道兵使皆爲公便養也古未坪舊棄于虜公 啓
言土地不可與人遂諭出之盡撤其居辛未陞嘉善爲
北道兵使冬以親病上章解歸壬申丁母憂西海坪虜
巢漸盛師臣屢失律朝廷憂之 待公服闋卽拜平安兵
使公條上方略一以離猶一以拊綏恩威遠播虜不敢
近境 上嘉奬加留公十年難其代也丁丑遞拜漢城
右尹兵曹參判自後五載間四入騎省兩尹京兆三拜
同知中樞壬午陞資憲更按西關瓜滿還朝歷知中樞
漢城判尹工曹判書常帶都摠管捕盜大將特進官備

邉司軍器寺苑囿司提調不復出外重内也　上欲除
公大司馬詢問相臣未幾公已病矣庚寅九月初五日
卒于正寢言不及家事得年六十三公字某上世有諱
安烈中原人陪魯國公主來仕麗爲門下侍中從　太
祖征倭以功封原川府院君仍籍于原生諱順官至揔
制生諱尚會禮曹參判諱僎僉節制使贈户曹參判諱
士譔錄靖國功封原陽君贈户曹判書生諱季胤中樞
經歷卽公考也以公原從功贈左議政娶參判崔子泮
女生公於嘉靖戊子公資禀和易氣宇峻整善弓馬才
勇絶人平居恂恂儒雅長者而遇事接物英采動人凛

然不可犯涉獵文史然略知不肯竟獨慕古人奇節偉
行內行淳備孝友出天事親色養至老不畜私財祿俸
未嘗自用居兩喪盡禮廬墓三年子諸姪如子雖諸姪
亦不自知其爲非子衣食冠婚公皆資辦怡怡無倦色
飭躬貞白雅好清素屢典雄藩而家故立壁妻子不免
稱貸嘗曰自先世世稱清儉此乃傳家之寶食貧幸少
安耳何敢經營忝家風乎惟以書籍琴棊自娛守坡州
時公暇訪栗谷先生講論周易啓蒙頗有獨得之妙以
至天文地理數學筭學無不精詣聰明過人初按關西
巡邊上十餘郡一過目盡知山川道路形勢按舊圖指

示一水一石瞭瞭不差嘗閱兵營軍簿一覽盡記其名人以為神丁亥倭賊陷鹿島京師震動 命公為防禦使公入對曰此賊風至初無入寇計想今已退矣未到界賊果遁筵中嘗白朝倭熟知三路形勢日本強甚馬島變詐他日之虞不可言歲甲申嘗觀天文推筭太乙謂子姪曰不出十年國家且苦兵矣後皆驗治軍聲實俱振務存威信莅官一切裁以法邊吏惴惴受約束無敢闌語公束髮樹奇勳烈名震世世之望公如干城柱石重在內則公內憂在外則公外公南而倭自遁公北而虜不敢喘息出領大鎮入握兵銓提衡戎務橐籥邊

情覘畫中機宜歷官無纖毫過差人莫敢訾議眞可謂命世之奇才也夫人崔氏贈參判惟善之女守約佐公廉白先意佐公孝睦不以家事累公公常樂之生於丁亥卒於甲午與公同葬廣州水鍾山巽向原有丈夫子一人曰應星登己卯虎榜秩資憲錄翼社勳封潤川君官號大將凡所踐多類公人以爲公有子累贈公左議政妣貞敬夫人銘曰

余觀古將能全者誰旣罕其全況也追思烈烈我公以忠遠名生顯其功歿遺其榮孰旋其功　天子有詔孰思其忠　聖主是悼華袞幽明赤幟古今九原難作我

淚盈襟

戶曹判書贈領議政尹公神道碑銘 并序

萬曆辛丑二月崇政大夫戶曹判書尹公卒于第 宣廟震悼吊賻祭葬具如儀越三年策功錄公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加階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進官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勳號龍原府院君至今 上五年壬子又加竭忠盡誠同德贊謨佐運衛 聖功臣君臣之道備矣公葬之十五年公之孤京兆少尹君以狀來屬不佞曰先公幸得備位卿相忠勞在王室封錫在 兩

朝法應立碑知我先公莫如子子其銘諸噫公先執也
不佞之欲効於公久矣蓋公之釋褐三年余始生焉南
坡對廬朝夕荷提撕自幼至白首恒執通家子弟之禮
於公之門及公判户部余忝為貳追陪几席以至下世
則可謂知公終始者能以不文辭而不敢以不知辭公
諱自新字某尹系出天水麗朝有諱威按廉湖南平南
原賊原人思之請葬其土遂為南原人歷閤門祗候英
贊門下評理守均工曹典書璜都觀察使臨至判官旹
有子長曰牧使時英次曰典籍時豪牧使季子為典籍
后者諱湜贈領議政龍恩府院君實公考也砥行秉志

有聲諸生間見堂弟潔被禍遂杜門不舉娶宗室新恩
令女生公於嘉靖己丑幼聰雋異凡兒少長藻思日進
十八中進士壬戌登第補成均權知倒陞太常主簿自
殿中為户部郎乞養為泰仁縣監以公有强幹任事聲
啓還任用薦移拜兵曹無何復入户曹為正郎陞司藝
屢遷司宰禮賓濟用僉正副正正出守淮陽屬歲侵民
荐饑公精心字惠流通四歸一境大治峽人荒朴不知
文校宮鞠茂公一新之別開書字聚學子厚廩養勤訓
迪不數年彬彬成就旁邑聞風而集前后繡衣暨按使
上公治行異等 褒書屢下至庚辰陞秩通政徵拜户

曹叅議在部藉藉遷判決事復拜戶曹佐叅判轉僉
樞判決事右尹朝　京還復貳度支己丑變生全州府
伯鈌難其人僉擧屬公公乘傳二日夜抵府撫鎭得宜
威信並行賜鞍馬增秩壬辰以僉樞直禁廬值　上蒼
黃去邠家人請一訣公峻辭絶之疋馬扈行從者以一
襦衣隨公止之曰主辱之日不知死所持此何用到寶
山驛拜　宗廟提調時賊聲甚急權瘞　廟社主於松
都至是命公陪來公棄死就道奉出趣　行在至今
廟貌如故皆公力也至平壤命公陪　廟社扈東宮行
今　上每歎公忠懇陞資憲爲知樞遠　兩宮會公兼

戶曹參判知義禁丙申陞正憲判京兆長水曹丁酉賊再搶公又奉 廟社陪 中殿東宮幸遂安還陞崇政仍判地部病辭爲知樞 裕陵賓天以山陵提調力病莅事親舊勸之辭公正色曰國恤之謂何敢言病乎竟輿還遂卒春秋七十三其年葬金浦薪洞先兆夫人坡平尹氏領議政弼商之曾孫掌苑洓之女十四歸公至老相莊如一日公貧以勤供脂瀡無匱色公貴以約佐公廉無違德公歿毁瘠失死竟以其年卒壽七十一明年祔葬于公子一人耆獻卽少尹中進士歷仕今陞通政女五人參奉任鎭武人趙英烈宗室順昌君持平姜

秀峻縣監李菉其壻也文及第任器之鄭晟生員奉埴任出趙汝珪汝璨李宗英高以厚崔鏶趙出府使尹敬得順昌之壻姜添慶持平之子賞延德延少尹之側出曾孫男女二十餘人公端詳而剛果言笑不苟飭躬簡潔朝 京不以一芥隨行李副价遺以李杜詩冊公曰眼昏安用此居官一切裁以三尺毫髮不自恕亦不以恕人人比之鐵心石腸莫敢干以私在度支祗力事職提約明故未嘗規小利起事干譽居平不識權貴門惟以盡瘁國事爲心公退圖書花竹一室蕭然若寒士文章艶麗詩多膾炙於世不喜人知遺藁不多傳嗚呼以

公文學政事之材何所不可顯見而立朝四十年不一
踐華要出為循吏入為計臣而止耳其見抑亦甚矣惟
其剛以自信不肯隨世脂韋故世能抑公而不能使之
詘卒能以忠著節自致卿相天之所以伸其德者固在
也不佞之所欲效於公者不餙美而已銘曰
惟天降材應時須厥或泥之終必孚沉于庶僚錐處囊
屈以外庸治龔黄文如彩鳳儀高桐戢翅不鳴凡鳥同
謂公才能理國計豈公必能能守制躓而愈堅廉不刓
不與競馳笑于頑任煩以簡績自顯遭時板蕩節益見
匹馬從　王自王闕棄襦不與家人别　廟貌顛倒使

手扶賊追在後公安驅風雲翊贊日重光忠謨密勿適
天閶旗常畫圖公不待　兩朝封錫隆眞拜立名完節
壽考終哀榮禮盡賁幽宮我辭不腆碑則豊

嘉善大夫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柳公神道碑銘

幷序

兵興以來諸將之前後効勞者固多而都元帥權慄幸州之戰統制使李舜臣順天前洋之戰為最大蓋賊敗於幸州而雖京城遁敗於順天而捲歸其巢是二捷為中興偉績時則有以一知縣協同李統制大小數十戰常為先鋒遂以戰功建大名不數年超拜上將軍其人

為誰姓柳名玠士温其字為人魁偉自幼跅弛不覊與都中群少年遊群少年皆嚴事之莫敢難早孤家日旁落母林貧無以自存公顧好馳馬擊劍不事生產業又不治經母泣曰所以不死者唯汝在耳而汝今落拓如是誰恃而生乎公曰兒終當樹立以榮母母毋憂也且身在何憂貧退而泣曰生不識父面又使母藉食非人哉遂治家秉稍積著又尋師受學折節讀書依傅禮義痛刮去豪習恂恂篤行士也旣而歎曰丈夫無所不見才何必濕束章句為乃朝出射暮歸讀談說古今治亂慕尚奇功偉節慷慨激烈居恒有封狼居胥意及壬辰

之難倡義使金千鎰起兵駐江都公杖劍從之仍西赴行在拜宣傳甲午登武舉復拜宣傳官　宣廟嘗召武臣閱射見公儀表出衆已目屬之一發政中鵠　上呼問公父祖公跪對　上曰勉力國事毋忝爾祖考特賜馬獎之公自是常感泣曰小臣何人親承　天語期待遂背涅盡忠報國四字以自矢訓鍊都監抄選將官公與焉謹條敎明威信軍心興勵姦蠹一洗自殿中出補海南縣監漢陰李相公曰此人治人將兵無所不可當與一節鎭錯授小官去也縣濱海絶遠土豪橫并爲民害守宰不敢制者盖久公至則一切裁以三尺務單赤

以孚惠及閑山師潰元均敗死公聞之哭曰失舟師則
失兩湖國事無可爲者人臣死國政在今日遂沫血誓
衆爲列郡倡與統制李公收餘燼扼海口李公悉以軍
重委公規畫中機宜軍容頼振　天將陳提督璘嘗與
公逐賊入港酣戰不覺潮退　天兵三大船膠淺不能
動賊以火攻之提督與統制頓足不知所爲公即令諸
船縛三船尾督諸軍悉力運拖遂得出一軍皆服順天
賊與泗川賊擧火相應公曰賊邀援鬪我爲自脫計不
如迎擊泗賊以斷歸路乃大呼直進苦戰終日丸中公
者凡六三洞冠二透袴一穿右脅猶植立射賊意氣自

如血流下凝如塊肉始入帳中良久乃甦問大將何在則已中九死矣公痛哭督戰益急賊屍蔽海得脫者無幾報聞擢釜山僉使未之任拜慶尚右水使先是漢陰公問李統制誰可代君者李曰忠義膽略世無柳某之比官雖卑可大用也漢陰白于朝有是除歷忠淸全羅水使壬寅陞秩爲統制使還拜忠淸兵使北胡搆釁廟堂以會寧當賊衝以公爲府使仍陞北兵使己酉還拜慶尚兵使未及赴以關西有老酋憂移拜平安兵使辛亥卒中風輿疾還至癸丑病良已黃州有築城保障之議以公爲黃海兵使臨行 召對勉以任怨勿避公竭

心殫思瘁以成疾至乙卯三月竟卒于黃距公生丙寅得年僅五十葬高陽上世諱車達本儒州大姓其後有諱彦忱以功錫封於晉晉之柳始此祖辰仝工曹判書有將相才考溶武科慶源府使以淸謹勇略稱以公贈兵曹判書妣善山林氏贈貞夫人公娶郡守李久洵女生三男一女男曰忠傑先娶綾海君具宬女生二子後娶李元英女曰孝傑魁武擧陞通政娶兵使南以興女生一子曰信傑幼女適士人尹誙側室有四男公倜儻重然諾好施予不矜伐剛直自遂信躬以行居家有至行母疾革夜索雉未及進以故終身不食雉喪三年啜

粥廬墓事庶母盡誠禮撫宗戚無間親疎婚娶皆於公
辦海南時嘗以事詣統營營吏不禮於公公踞而杖之
曰狗奴敢挾而慢我耶入見統制公具告以謝統制心
器之遂與交驩爲知己與賊戰連獲二船有一將追至
曰海南功已多願與我一船公遽與之其人上功得重
賞公哂之而已終不言其名在關西嘗閱武有騎卒馬
逸却走公手劒斬其馬曰軍中馬不馴殺人即以所騎
馬與之在北關　宣廟寢疾臨海君潛養死士之說盛
傳中外及今　上登極教書至公即閉城整陣集將吏
議曰哀計未傳而新命遽至是必有內變吾但當爲世

子死耳先使人請見敎書審知　中殿姓氏始出郊肅迎其處事不凡臨機有守如此常以當官盡職臨難徇節爲己任所至必先修繕蓄積爲死守計統鎭之器械會寧鏡城昌朔之城池皆其所建設而黃州尤壯偉始似落落終克有濟人或病之而不少撓自病至絶諄諄口中皆築城語也自飭簡素雖屢典大藩去官之日蕭然幞被而已公卒之四年其孤忠傑以朴子龍狀來乞銘噫微子龍狀余故知君余常恨不見古節俠良將惟君能庶幾余方期君於古人而遽已矣西北屬有事安得起君九原余慨然而銘曰

潔修者操耶孚允者誠耶不可奪者守耶無所屈者剛
耶德陽之丘虹光燭地欝而不伸者非君之志耶

月沙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月沙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神道碑銘 中

四代祖純誠明亮佐理功臣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知成均館事修文殿提學 世子左賓客延城府院君 贈謚文康樗軒李公神道碑銘 幷序

恭惟我 世宗大王遠撫長駕延攬羣材修起禮樂損益章程以開昌明慱大之治儒學文章之士於斯爲盛雲蒸龍躍鱗集仰流以左右 鴻猷者指可多屈其最著者曰樗軒李公諱石亨字伯玉世傳延安之李來自

唐中郎將李茂以副將從蘇定邦平百濟留仕新羅賜
籍于延是其鼻祖云至麗朝有諱賢呂判少府監高祖
諱孝信版圖判書曾祖諱匡司僕正贈兵曹判書祖諱
宗茂工曹典書贈左贊成考諱懷林侍衛司大護軍贈
左議政妣春川朴氏司僕正彥之女議政天性至孝朝
夕躬掃家廟喪祭一遵禮制 太宗寵遇極隆晩無子
禱三角山生公於乙未十月前一日議政公直禁省夢
坐大石白龍拆石而出覺則舍人報生男名公以此也
狀奇偉骨格異凡稍長文思日進十四魁陞補入學成
均聲名已籍甚二十六並魁生員進士及第初試翌年

連魁三榜設科以來未嘗有也 英廟大喜得人直拜
左正言知製教 命三館賜宴闕門外俄被選 賜暇
讀書于眞寬寺拜集賢殿副校理同撰治平要覽以編
修事殷不煩他務遂陞至應教丁卯重試對策公又居
魁而同公優等者八人 親試定魁御題八駿圖任製
各體公始製箋以天佑作之君聖人應千齡之運地用
莫如馬神物効一時之能爲頭聯成謹甫言今塲可畏
莫如李某見而詒曰君欲効老學究對儷爲工耶且以
馬對君無乃不可公長者信其言捨而製詩成瞷知之
掠其聯爲箋竟占一頭公曰此縢不屈於人久矣成曰

我能屈不屈人之膝一時傳爲勝談超授直提學辛未
議政卒廬墓三年服闋拜直提學甲戌陞通政仍前職
乙亥 光廟卽位拜僉知兼成均司成公在集賢凡十
四年始遷他職丙子出爲全羅監司瓜滿拜刑曹叅議
又出判公州 命陞嘉善治以勸學爲先未及期化大
行召拜僉知以修文殿提學朝京還 上曰特召李某
者將以大用何寂寞耶 命拜漢城府尹 上將西巡
海西缺方伯難其人 特命公往公翌日登途整理延
鑾區畫無欠 上大喜褒賞甚渥陞秩嘉靖拜刑曹叅
判大司憲先是臺官以言事多獲罪公風裁凜然甚得

論事體疏劾一大臣貪縱辭激切 上嗟嘆即召見降
御榻命進前握公手曰向使任言責者皆如卿予豈不
從仍以疏示左右曰今不得庇護某矣即允之然公亦
不久而辭遞拜京畿觀察使戶曹參判陞資憲判漢城
府事兼左賓客時設號牌五年不就特舉公摠治悉以
委之俄陞崇政兼八道都體察使辭朝又加崇祿公判
京兆七年 上常曰卿勿嫌久事成將以待卿 光廟
升遐以告訃請承襲如京還加輔國 成廟即位拜判
中樞 命兼知成均館事故事主文者必兼知館而時
主文者久不釋故特有是除盖以公文學宿望常欲以

命公者酬之也公亦以育才爲己任與二三儒老輪坐
明倫堂訓誨多士甚有薰陶之効辛卯錄佐理功封延
城府院君　光廟嘗謂公曰再三勳盟卿何獨不與然
必爲他日功臣至是果驗丁酉卒于第春秋六十三
成廟悼甚輟朝減膳祭及葬俱如禮謚曰文康葬龍仁
文秀山圓隱先生墓左麓遺命也與夫人鄭氏同塋公
寬平而嚴重端雅而剛正識見超邁論議正大決大事
亭疑法片言傅古義毅然不可奪居恒無疾言遽色未
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雖親莫敢以惰容近訓子弟
常如寒素子渾殿講通經　特命除職公固辭曰此兒

年少何敢早干恩澤安平大君亞貴而好儒聞公名艷
慕之累遣人求一見公終不往亦不受其遺人以爲先
見 光廟踐祚公以 先朝帷幄形迹自孤齮齕者伺
公萬狀公凝然自持無幾微見於色辭絶不競馳而求
進又力求外以遠害在湖南聞六臣之死題詩於益山
東軒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是哀榮異寧爲冷
熱容盖寄哀而示志也有人惡之於 上且請按治
上曰此特詞人詠物何必深求終不問後 上益嚮重
公禮遇殊絶雖格於時未果顯授而陞超日隆嘗於内
殿宴公 中殿親執御衣一襲以賜之 命宫女製三

壯元詞歌以侑酒自是每召飲必歌之嘗謂公曰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非卿而誰公曰臣不敢當公筆法妙一時集賢諸公發願詩亦以公書爲首公嘗撰大學衍義輯略二十一卷隨箋上進　上嘉奬賜鞍馬卽命印頒晩年官閒詩酒自娛家在泮水西溪壑窈窕葛巾藜杖嘯詠其中客至留小飲人望之如神仙淸愼節儉不治生産業位極人臣而斗屋蕭然有屢空之嘆構茅亭數椽於園中名之曰戒溢平生飭躬訓子弟皆以是卒之日朝野悲號哭吊賻無不盡公著述甚多而散失殆盡　明廟朝命裒輯印頒僅二卷行于世噫

文章之選莫盛　英廟朝而公每擧獨冠多士一時羣
材莫敢望焉倘非公之望實洽於朝埜烏能若是其卓
卓當乙亥丙子年間並遊諸人非禍則顯鍾虡鼎鑊判
於左右而公獨履順居正危不詭隨負勢者不能屈工
讒者不能間倘非公之樹立如是卓卓烏能免於及哉
公雖未臻大拜位望固已顯隆矣而人猶以不盡用爲
恨惟其用之不盡也故其名愈益重世之望公如泰山
喬嶽至今婦人孺子皆能誦之不衰觀於國乘野史可
知已公之内外諸孫共一千五百餘人世繼簪纓蟬聯
登遷豈其不盡用者在是耶不肖孫廷龜生於公没百

年之後祗奉遺訓忝竊名位雖與刑邈焉未及見道德之光輝先君子常以太史公臨絕之語託於不肖曰我先祖高名大業赫赫照人耳目非子若孫所敢私惟是墓道不朽之業予既齎志未遂汝其勉哉不肖孤夙夜佩服耿耿三十年所矣敢以平昔先君所詔者詮次如右蓋有略而無溢云銘曰

天眷　聖王蔚啓昌期惟嶽降靈乃魁多士乃儀于朝金門嵗星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拔茅彙征如彼祥鳳雝雝麗霄瑞世文明黃麻六經振玉鏗金萬竅俱瘖黼黻皇王笙簧禮樂曰虛　聖襟天地變化公惟自靖亨以

濟囍進不離正貞不絶俗壁立危班雖居散秩　恩遇
日遲士望愈碩京兆七年體察八路所至手額　成廟
之初擢長成均蔚然儒宗策名佐治優游盟府位聯上
公發揮曾書纂成治鑑筆下經綸名標文苑功著儒林
澤在斯民文秀之山昔賢所宅公卜其麓芳徽不孤百
世如昨過者必式
公前配烏川鄭氏縣監保之女圃隱文忠公之孫後配
高靈朴氏宗廟署丞真言之女鄭氏生一男曰渾文科
掌令朴氏生一男一女男曰浩進士女適府使宋汝諧
此公之子若女也曰大護軍壽長命長福長孝長同知

順長文科僉知敬長原陽君邉士謙公之孫行曰承旨
巙縣監嶬監察嶧縣令啓兵使邉明胤郡守邉季渭司
評朴謹等三十四公之曾孫行曰郡守廷秀廷華廷虎
縣監麟瑞麟趾麟定判書廷龜僉知廷顯崔泳津判書
邉協等八十七公之四代孫行曰縣令贇寶贇右贇成
貴叅軍賚察訪賓贇縣監葳汝興中興永興監察揖檣
挮擼摳撓揇攔撲樺司諫明漢修撰昭漢判尹邉應星
兵使邉應奎掌令邉應壁兵使趙誼趙訒趙諶承旨韓
孝仲察訪金積教官閔後騫縣監崔應斗府使李廷哲
主簿朴大健大華司藝洪霙鄭玄源朴知警李運閔柙

元許繼忠鄭象海等二百餘公之五代孫行曰教官時尹時曾時孟時程時談時達時敏延陽君時白時聃牧使時昉時亮時益時稷時奭時陟時尚時良時英時俊時藝時遇時選時進時廸時健時燁時燮時爋時煥判書昱、允謙正郎吳允諧察訪吳允誠允誠承旨申應渠正李舜民洪汝一邊慶胤金慶餘翰林金禹縣令尹吉元承旨張自好柳秀春邊屹崔峻天金俊男縣監朴峻成弘憲僉知趙國信國哲國俊佐郎韓必遠必厚必久副正邊忠範永安尉洪柱元許晌等二百四十餘公之六代孫行曰遠基憪愽悌悰縣令恪恒憬恂憕惇㤿悅

吳達天具鳳瑞等五十公之七代孫行此掌令出也曰
郡守宋世忠宋世良尹伯齡公之外孫曰叅賛宋麒壽
叅判宋麟壽賛成丁應斗縣監成悌元等十三公之曾
孫行曰大司諫宋應漑牧使宋應洞副提學宋應洵應
期應光應慶監司尹希吉判書尹自新郡守尹克任都
事申承緒校理金瞻俞大脩監司丁胤禧叅議丁胤祐
叅判丁胤福尹仁涵等四十一公之四代孫行曰右議
政申欽監司申鑑正宋碩祚孝祚裕祚顯祚邦祚廷祚
熈祚甲祚叅賛李慶全判决事李慥叅判南以信李尚
信李惕監司丁好善丁好恭丁好寛丁好恕丁好德等

一百三十公之五代孫行曰叅判宋錫慶權玢權昕東陽尉申翊聖申翊亮丁彥珪丁彥璜南斗瞻李晉英等一百五十公之六代孫行此府使出也曰晉壤守公之孫曰洪佑卿李岑等八公之曾孫曰洪儀李天鵬愼泓等八公之四代孫行曰李宗誠李克一金重鎰等十三公之五代孫行曰金克新愼惟一愼惟誠等二十五公之六代孫行此進士出也泒遠而不顯者幼且未冠嫁者不盡錄

嘉善大夫禮曹叅判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嗚呼此少宗伯李公而立之墓也而立與余生同甲子

恒以白首爲期余尚踽踽人間而而立之墓草已十枯矣傷哉短也而立無子擇爲子者而取其仲氏今贊成公之第六子曰志裕而子之志裕乃以贊成公之狀拜且泣而言曰吾先子不幸早世今不肖孫之所可自盡者惟有托不朽爲地下重耳凡先子之執而嫺於辭者莫公若敢拜以請噫而立有子矣余之於而立無異於贊成公之於而立余之知而立奚待乎贊成公之狀即徵志裕請而立之墓余烏得無言而立姓李名尚信系出驪江世有聞人入我　朝有諱繼孫官卒兵曹判書謚敬憲嘗爲永安觀察使治尚文教選士之開敏者親

爲程督講習武悍之俗一變絃誦土人立祠祀之公其
五代孫祖諱士弼弘文館應教考諱友仁司宰監僉正
俱贈領議政兼帶照常妣陽川許氏壯元及第坰之女
贊成礎之孫有四子皆顯仲則贊成公公於序季自幼
重遲不戲動止自矩好讀書喜敦修中戊子司馬己丑
文科選槐院薦內翰陞奉教壬辰病遞及 上西幸公
之二兄謂公曰我俱在從列當從汝適官畀而居散母
從亦可汝亦從誰親側者公曰既委質官寧有大小義
不可苟遂奉親安于淨地徑趣 行在稍遷禮兵佐郎
轉正言俄充賀至書狀官復命於定州自是十年間爲

司書文學輔德執義各一掌令司諫二選玉堂自修撰
至典翰而校理應教則再薦中書爲舍人再爲御史於
關北則甲午賊退後巡按於嶺南則己亥饑饉時安撫
也宣布咨詢咸宜時措時 天兵在嶺南者專靠山東
運米腐朽不堪食公飭官廚亦輟白餐自供與 天兵
所食等由是怨聲始寢李相公元翼爲都體察使開府
湖嶺辟公爲佐協贊幕畫南士大喜未竣事徵拜應教
無何承旨鈌公格於未准資 特命注擬遂擢爲同副
一歲中陞至都承旨近世莫有遞授戶兵參議壬寅
詔使時爲都司迎慰使亦榮選也歷祭酒再長薇垣皆

不久引疾乙巳爲冬至使本國曾請賀熖焇累奏而不
獲 命至是命公兼奏公竭誠敷對始得准旨遂爲恒
式 宣廟大悅特陞秩公上疏辭 上奬諭不許曰使
乎使乎嶺南地廣事殷號難治時又東使新款接御緩
悉動關國體舟師弊積公私不相保特廷擧屬公爲按
使公精心熟講夙夜祗愼事以辦治而公病矣上章乞
免輿還京拜京兆左尹禮曹叅判皆辭至庚戌三月竟
卒訃聞 上命有司吊賻予祭一壇葬在安山瞻星里
夫人正言俞大脩之女判書絳之曾孫德恩君宋麟壽
之外孫也有至行公歿執喪逾制絶塩醬哭擗如袒括

初者三年服闋猶不脫衰粒米不入口唯齧菜根以不
至滅性者今十年如一日公嗣子志裕中進士秀而嗜
儒娶叅判權憘女生四男曰邦鎭世鎭餘幼公之側室
子曰志復幼公神識凝遠不妄笑語飭躬有常度居恒
以宋朝名臣言行及自警編爲範遇事周詳無細大無
敢不思既審知其當爲則乃復勇行亦能嶷嶷有立嘗
爲獻納與司諫李時彥上劄論時政闕失極言宮闈事
無忌諱聞者縮頸而 宣廟嘉其切直陞一資奬之諍
路增氣一時艷傳公早年科第蟬聯登選融顯固是自
致未嘗濡跡競進當倖臣竊柄有意汲引而再不就諫

長亦其志也常欲辭榮途乞外庸得展布素蘊而甄試
南服遂以不起悲夫銘曰
敬憲以文開荒屯有不盡者遺之孫諸孫矯矯如躍龍
公惟其季燁而羊危不棄義志乃遂君親道全兩無愧
白簡諤諤驚天閽　聖心虛己回恩光福星兩路蘇疲
癃濡如膏雨和條風敷奏于天天格忱邦之利用賴至
今頌頌南藩家重寄舒以任煩政乃理施之未竟短途
促畀之何豐奪何速瞻星之丘欝蒼蒼有蘊斯藏發必
長俾爾祠人識以昌

贈領議政行敦寧府都正金公神道碑銘并序

昔在丁巳之冬孽臣擅國柄黷亂天紀謀廢 母后脅
百僚庭請之有不從者論以大辟敦寧府都正金公杜
門謝病絶不預朝請至戊午二月卒于正寢于時余與
公之胤今宗伯公諸人俱被白簡及聞公訃余方削跡
郊外不得與憑棺之哭于後四年公之夫人卒于尼山
縣衙余又未得奔哭念余與宗伯公從游最久伯仲諸
君迭爲兄弟於公蓋父事之而公遇余特厚以故每詣
諸君必先拜公公亦遇與必呼逮宗伯諸公上壽於大
夫人也亦嘗升堂奉觴矣通家之好蓋三十年所向來
悲歡森然在眼而公之墓草宿矣尚忍爲此銘哉顧義

有不敢辭者按狀安東之金其來蓋久有諱宣平佐麗
太祖統合三韓策勳爲太師號亞父歿祀于社子孫之
居安東者遂以太師爲始祖名卿鉅公譜牒相望曾祖
諱永銖掌令祖諱璠平壤庶尹兼編修官　贈都承旨
考諱生海信川郡守　贈吏曹判書娶完山李氏　王
子景明君諱忱之女生三男公於序季諱克孝字希閔
自號四味翁自幼儁穎異凡兒年十五委禽於林塘鄭
公之門林塘愛之親授之學亟稱才氣過人十七丁判
書公憂廬墓三年毁幾滅性二十一選補翊衛司洗馬
以仕太早不欲出大夫人強之乃就公標望絕人華雅

夙成諸儕歎服二十三中進士聲譽藹蔚名人聞士折
輩行願爲交乙丑移授 宗廟奉事歷尚瑞敦寧直長
陞主簿拜楊口縣監五年棄歸叙拜同福陰竹大興縣
監漢城府兼參軍 宗廟署令豐德郡守忠州判官掌
隷院司評漢城府司饔院判官錦山郡守癸巳爲翊衛
甲午拜慈山郡守秩滿入授典簿司禦遷通禮院相禮
廣興倉守軍資繕工監僉正司贍寺副正至壬子命錄
癸巳撫軍南下時扈從功陞授僉知中樞府事且錄原
從之首蓋以酬其勞而惜其不與錄也丙辰拜敦寧都
正此蓋公歷官之序而官無小大必恪謹祗力絕不挾

勢而玩事爲邑宰政務平直簡嚴一切掃除苛急誅求之政最惡起事規利違道干譽之習持行不以皎皎爲絜而自奉甚約月廩之外毫髮不許入妻子常不免困乏雖平日素所厚者方居顯列則不通饋問有所托屬亦不枉循坐是不能久於任罷後又無肯引薦者或勸曰公多子姓獨不爲生産計耶公歎曰各自有命何至愁勞迺公爲判書公歿事大夫人色養無方屬孀伯嫂侍大夫人供養備至而公別居近宅每日晨詣大夫人所視起居寢膳灑掃庭内外經紀家事事仲氏愛敬俱至一堂湛樂至老如一日大夫人歿以事大夫人者事

孀伯嫂遇先忌別具齋服居外室三日不接外事終身
悲慕居第在　順懷廟之右每過必下傍人竊視之雖
黑夜大醉一不廢值其忌必素食不與讌飲恒修敦睦
於貧者尤厚閨中表老鰥無歸館穀數年歿又衣食其
諸孤撫養猶己出居平不治生產業官雖高橐無羨貲
性伉直不能藏人過然亦不復留故人雖外莊公而中
實愛之人有以佞色進者不直視去亦不再邀門庭之
內不許出入浮屠巫覡不設雜技不談說置券立契爭
訟之事一室蕭然左右圖書庭列奇花異草几案不留
一塵使人灑然易慮遇好客必傾情歡飲風流溢發精

彩映人醉必歌呼忼慨未嘗見飾貌軟語余之始拜公
盖已公之暮境恨余不及見公之盛年也夫人東萊鄭
氏考諱惟吉左議政世稱林塘相公卽領議政文翼公
光弼之孫娶觀察使元繼蔡之女生夫人與公一甲端
莊靜一動止自矩生長法家不離典訓十五歸公英秀
異常爲舅姑所重恪恭婦事切不以門地才能加人未
嘗學習文字而能通大義雅有鑑識古今理亂事是非
人邪正無不別白通曉公好客客至必置酒咄嗟之辦
皆有異味公喜施甁粟篋衣不問有無率皆先意啓承
絕不示宴色歷莅六邑不許外人交關不事巫卜祈禳

不通商貨市賣衙庭肅然既家列卿相又内連椒掖門
族之因緣希望以售其私者甚多而夫人終始無一口
請託至於諸子所居官人有以事干者輒謝遣曰事若
是必不待吾言苟不是吾以非道教之可忍為乎性
淡泊不喜芬華終日正坐手不捨女紅無故不出户閾
訓諸子必以禮法雖一言一事之非隨卽警責伯姊孀
居窮約事之如母諸子孫有獻雖少必分撫媵妾以恩
及其無子而死常祭其死日始從公封淑夫人後封貞
敬夫人辛酉從季子尚宓之任温陽孫光燮宰尼山仍
移住遂卒於縣衙春秋八十凡舉五男長尚容卽宗伯

公以輔國崇祿兼禮曹判書次尚寬長湍府使次尚謇
光陵叅奉次尚憲再中文科今爲刑曹判書公之伯兄
無子子之次尚宓杅城郡守宗伯娶佐郎權愷女生三
男三女男長光炯次光煥江華經歷次光炫再中文科
今爲執義女長適主簿南好學次適吏曹判書張維次
適縣令李以省長湍娶南應井女生二男二女男長光
爀兵曹佐郎次光燦生員女長適鄭弘澤次適縣監柳
時英叅奉娶縣令宋應光女無後刑判娶宣傳官李義
老女生一子不育取光燦爲後尚宓娶僉知李麟奇女
生一男三女男光烒女長適縣監宋致中次適生員尹

集次適李悟宗伯有妾子曰光燸司果錄振武勳尚寛
有妾子曰光爗光熵光炓光烱生一男曰壽昌奉事光
熡生一男壽弘進士光炫生三男五女男壽仁女長適
趙錫馨進士次適尹雲擧次適李廷夔餘幼光爀生四
女光爕生二男三女皆幼公之才華雖不得大展旣位
躋貂玊可謂貴矣七十又七可謂壽矣而人猶以不盡
用爲恨豈天之未定耶公之內外曾玄孫共六十餘人
卒能業詩書顯科名一家三尚書俱以文章行誼遭際
聖明爲世名臣彬彬乎盛矣哉古未有也豈不盡用者
在是而天固未嘗不定也耶噫功而不居危不詭隨皆

人所難癸巳撫軍之行公實終始陪從則勘勳之日公應遵例預錄又主勳事者多平生故舊郎公一開口顧不乏與爲地而公獨耻之卒不言此見公之德當兇論之煽動也公以近屬尊行居地冣難彼之飛媒間渫欲借公重者誘且脅百端一從違榮禍立判而公閉門涕泣命酌就枕終不一詣闕進此見公之操余於是益知公之福祿皆公自致以是銘公非溢美也銘曰

謂公爲達兮數奇不第志業未成謂公不達兮妙歲翹英蔚有令名琴書花竹謂公富兮歷典六邑家徒四壁酒賦歌呼謂公樂兮暮年傷時流涕在席涅而不緇貞

不絶俗行之獨也視勲若浼臨禍不怵守之確也八十偕老相敬如賓家之睦也二男若壻同拜尚書慶之積也天之施公曷嘗不厚五福備也我懷公風載揚于詩筆不媿也

大司憲洪公神道碑銘 并序

壬子年間羣兇内訌謀釀大禍慕堂洪公以都憲力求外出爲松都留後至癸丑獄起一時儕流多被逮繫相繼流竄而公獨免及仍投紱歸松楸再不入都門逾年遂卒公之處危邦可謂能見幾矣公之病亟余方廢逐西湖馳往省之則公執手而歎曰世道至此子之擯郤

宜矣却恨吾死之不早也相對一涕而訣居三日而公
之訃至公其得正終矣既葬之三年公之諸孫以狀屬
余曰先君子雅重子謂其言足以傳世行後先大父幽
墟之石子實銘之今願得一言以爲不朽圖幸子之終
惠也噫公之訣語琅然在耳而余尚不死忍又銘公按
狀公初諱麟祥字君瑞後改履祥字元禮慕堂其號也
洪系出安東之豊山縣麗朝諱之慶狀元及第官至直
學是其鼻祖生諱侃都僉議舍人所著詩多載東文選
生諱侑密直使生諱演寶文閣大提學生諱龜右郎將
於公爲五代祖始居高陽高祖諱俶左軍司正曾祖諱

繼宗司團別提祖諱禹甸副司勇贈左承旨考諱脩副
司直贈左賛成實部將世敬之子承旨公無子子焉娶
聞慶白氏習讀官承秀之女以嘉靖己酉生公於高峯
下莊重寡言笑動止自矩甫齔已通經史成童之年屢
魁庠塾然其志不在科臼聞杏村閔公純開講訓後進
遂負笈往從之研窮義理獨契妙悟諸生莫敢望焉杏
村亦自以爲不及癸酉中司馬名聲益彰徹泮中爲傾
時齋中用新舊榜公抗言曰明倫之地豈可無長幼之
序遂定年齒坐戊寅魁大庭對策賜直赴殿試己卯又
擢壯元 宣廟謂筵臣曰今觀壯元之策甚得庭對之

體非近日科擧之文廬相守愼從而讚之尹公斗壽亦
曰臣知其爲人操行惟士不獨文也自是 上意嚮重
朝望鵠蔚自禮户郎轉正言登筵論事剴切斥宮闈近
習無所廻避充賀至官朝 京一切裁以法行中肅然
還拜弘文修撰知製教辛巳丁贊成公憂 上命加恩
賻異數也服闋拜修撰兵曹佐郎俄薦天曹爲佐郎選
詞臣賜暇湖堂選儒臣校正經書公皆與焉 上命三
公擇堂下文官中有學行才望者各擧所知鄭相惟吉
首以公薦拜校理一日筵中鄭賊汝立極詆栗谷公進
曰汝立常師事而遂背之聞其辭說悖慢此輩當深惡

而痛絶之　宣廟然公之言其後　下教曰汝立可謂
邪恕自持平再爲吏曹正郎逾年超陞司憲府執義自
是爲應教執義太僕正者再爲司諫者三爲舍人者五
鄭逆之變爲問事郎俄出爲海西安撫御史辛卯春遂
自直提學陞拜承旨故事有堂上書堂世稱文衡養望
蓋曠世重選也公及三人與焉　命大臣擇可合宰輔
之人被薦者六人公其一也　御筆特拜吏曹參議壬
辰夏以禮曹參議扈　駕西行移拜副提學到松都面
陳嬖豎干政之罪請斬以謝國人　宣廟變色諭以貫
無是事至有國可亡不可枉殺無辜之教而公日日伏

鬪爭之不已人皆爲公危之到平壤陳疏乞尋母諭各道監司沿路護送公觸冒危險遂得將母赴成川分朝拜兵曹參議癸巳　兩宮會定州拜大司諫甲午以
聖節使朝京還再爲左承旨特陞嘉善拜慶尚道觀察使時賊居海上兵機交急公至則撫摩瘡痍廣開屯田設義勝軍操鍊得宜治績上聞秩滿仍任丙申出按畿節及瓜又仍一年遂拜刑曹參判兼副摠管移拜副提學兼備局有司堂上　天朝布政梁祖齡擇儐臣　宣
廟特命公往玉堂請留而重其任不許及還增秩嘉義己亥拜右尹轉左尹曾在玉堂爲養陳疏至是拜春川

府使律己惠民興學敦倫未朞月化大興時洪汝諄恣
貪虐公惡之屢形於色辭其黨具義剛爲御史承望搆
捏民如失父母立淸德善政碑叙拜大司成世號師儒
得人辛丑兼左副賓客移拜户曹叅判大司憲時嶺儒
文景虎受鄭仁弘嗾疏斥牛溪以爲網打士類之計奇
自獻同聲和附公力爲辨解遂遞職旋出爲安東府使
比秩滿棄歸叙拜户曹叅判兼同知春秋館事移拜大
司成丁未又爲養出牧淸州光海初政以公　先朝經
幄舊臣以大司諫召移拜大司憲副提學時銓長缺首
相李元翼從人望薦三人光海三卻之竟點用戚宰公

議諱然任究與朴汝樑引立賢無方之語以解之公在
玉堂上劄斥任朴又論趙挺不傳 御札之罪羣小側
目己酉辭遞拜禮曹叅判夏拜大司憲時光海久廢經
筵羣情皆菀適有大臣引對公亦入侍極言之光海嘉
納顧謂相臣曰朝著不靖大臣須知此意勿用浮薄喜
事之人李相恒福曰此實當今痼疾雖賢者當之亦難
猝變公曰調和鎭靜責在大臣使大臣能盡其職君上
之責也近來朝家用人大臣不得預知此爲巨弊耳言
甚嚴正士論韙之 詔祭天使熊化出來禮官欲諱宗
號密啓請造假主公劾禮官曰 皇上遣使致祭此何

事也乃敢設假主以享乎議遂寢議者歎服辭遞拜大司成秋又拜大司憲十月丁大夫人憂辛亥服闋卽拜副提學壬子春拜大司諫六司成兼同知春秋館事公見時事日非無意榮官雖公議不捨歷踐三司而乍拜乍遞一力丐外九月出爲開城留守辭朝日光海引見公極言朝廷朋黨之禍光海曰去河北賊易去朋黨難不其然乎公正色曰此乃昏朝亡國之言也人君先立本原之地以下邪正則黨禍自去矣乃以大學誠正之功洪範建極之說明白陳戒李相德馨出語人曰宰相須用儒臣洪某筵中之論我輩不能及矣時賊臣已秉

權植私黨公決去就故有是言旣至任屢上辭章不獲遆曾有小築在松楸相望之地瓜滿直歸臨水構一軒日與鄉隣宗戚觴詠以自適人或以朝廷是非官長得失言者輒揮手止之癸丑以後時事罔極公達夜不寐或涕下沾襟曰吾願早死不見此景象也乙卯四月寢疾輿還城西外舊宅却藥不飮曰死生有命服此何益臨沒意氣安閒與親友訣曰得全而歸何恨九月十九日卒于正寢春秋六十七葬高陽高峯下辛坐乙向原公資品粹美孝友天至修子職一遵聖訓每日雞鳴盥櫛上堂問衣燠寒躬進盤膳退而讀書賛成公曉罹風

疾不離牀席至誠藥餌見醫必拜言淚俱下衣不解帶者十餘年終底復常康健考終人以爲誠孝之感執喪泣血三年不脫衰絰毁幾滅性家業寒窶弟妹弱不振公侍病之暇躬率二弟勸課學業或撻以警慢咸得成立逮父母在世獲科第觀與榮焉及其分產業也取稍優者盡與之愛諸姪如已出嫁娶皆自爲之費撫孤寡常育於家遇親戚無間親踈喪制悉遵家禮宿齋必浴雖有疾未嘗廢性朴素痛絶奢華常謂子弟曰家世衰替至吾身榮遇若此惟祖先積德之致汝等擇交遊慎言語切勿以好議論植私黨爲取名媒進之路也端坐

一室沉潛古訓收歛心神終日不見惰容公退之餘絕不與人往來客至逢場時或歡飲醉即微笑而已平生無疾言遽色雖當禍患蒼皇之際事務紛擾之時辭氣雍容處置明審謙卑自牧不與人較而至於是非公私之判片言傳古義毅然不可奪自布衣至宰列其處身接人初持一心未嘗變易恒務韜晦不喜人知故家庭至行雖隣里罕有知者槩公學有師友之傳常存心上工夫動靜語嘿必求諸理居官施設立朝言論咸有淵源不負所學常歎曰少好學問廢幾深造中年仕宦用功不專至老無成此學者所當戒也云遭遇 宣廟屢

蒙恩奬至有講官第一人之稱連魁大庭早選湖堂文
聲藉甚望實俱隆而終不以詞翰自任人以此尤多之
以子霍原從一等及孫柱元貴累贈至領議政夫人金
氏安東望族麗朝侍中方慶之後祖諱春茂朱縣監考
諱顧言娶長興府使柳忠貞女生夫人於嘉靖甲寅柔
嘉淑哲介幼才識過人女紅婦職不學而能父母常曰
興吾門者必此女及歸公門承事以禮公家素貧親操
砧炊手具脂瀡未嘗以寠色見自始家至老且貴命服
在躬諸孫滿室而執婦道如一日撫宗戚御僮使咸有
法式閨門肅如朝典用能享受成福母有多子世稱賢

夫人公之歿哀毁踰制纔經練期而卒附葬公塋所生
六男三女長霶嘉善大司諫次霻文科參知次霍文科
掌令次霙禮曹參判次霔蔭補水站判官次霍進士開
城都事女適參奉李敬裕次適持平趙公淑次適禮曹
正郎許啓霶生一男三女男柱一新登文科女適判官
尹坦次察訪尹櫶次韓宗緒霻無子取霙子柱後爲後
霙生一女適許穧霙生五男四女長柱元尚貞明公主
封永安尉次柱勳女適李俊耇次適進士李時術次適
李恒鎭餘幼霔生一男一女女適朴宗岳男柱夏生員
霍生四男二女男長柱建餘幼李敬裕生一男一女男

夢翼女適生員白尚貞趙公淑生一男二女男世馨女
適李惟馨次適權瑜許啓生二男五女女適李櫓餘幼
尹坦生五男一女女適李慶徽韓宗緒生一男一女柱
一世馨李惟馨皆生二男柱元生三男一女許穡生三
男李夢翼生一男震發朴宗岳李俊耉李時術皆生一
男一女李櫓生一男權瑜生一男震發生二男幼内外
諸孫七十餘人噫士之當榮路負盛名者雖遭際顯融
或不免與毁譽錯若公則立朝四十年恒負一時重望
人皆以公輔期之雖士論乖張而不敢窺公涯際危機
屢發而不敢加公文罔晩又謝事閑居自操進退之權

艱貞履順不受人繩束獨全名節翩然長逝雖使公位
躋台鼎壽享期頤終不以彼易此是槩公平生之志觀
於臨訣之語可知也已子若孫咸能守家訓四子二壻
聯登大科金貂交映英髦袞袞天之所以施于公者其
在是歟銘曰
宣廟作人羣材蔚起孰待而興獨鳴多士惟公庭對
天語褒嘉相臣曰都奚獨文華德行政事無所不如乃
盛講筵　聖襟爲虛乃寵天官賢路拭目置之臺閣朝
綱以肅試之岳牧迎刃無全凡諸簡選公必居先豈公
必能　宣廟知公公無他技率履自躬守正蒼黃抗論

孌俾見幾昏朝免蹈機穽晩歲丘園詩書自適槩公平
生皆學之力保哲完名生安沒寧所不盡者遺以一經
我視其家簪笏滿床益知公德愈久彌彰

西平府院君贈謚文翼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吾東方世家名閥載於國乘者斑斑可譜然或始盛而
終衰中窒而遂不振至於世繼赫業彌久而彌昌者則
淸之韓爲最其曰蘭佐麗祖統合三韓位太尉三重大
匡傳至諱康用儒術顯相忠烈王爲中贊謚文惠曰謝
奇寶文閣提學曰渥右政丞上黨府院君謚思肅曰公
義政堂文學淸城君謚平簡曰脩右文館大提學亦以

勳封清城君謚文敬曰尚敬領議政西原府院君謚文簡曰惠咸吉道觀察使曰繼禧左賛成西平君謚文靖益九代連爲卿相是後四代官雖不大顯亦皆聞人諱士武漢城府判官贈左叅賛諱承元旌善郡守贈左賛成諱汝弼中樞府經歷贈領議政諱孝胤以經術禮學重諸公間卒官鏡城判官贈領議政公其第三子也諱浚謙字益之號柳川妣平山申氏太尉壯節公崇謙之後禮賓正健之女以嘉靖丁巳生公於漢城之第岐嶷夙成六歲能屬文出語驚人甫十二三所與遊皆名勝間有吟述人多傳誦己卯生員壯元進士第七其發解

也俱捷三場而詩疑亦居魁華譽籍甚庚辰遭議政公
憂乙酉薦授泰陵參奉丙戌登第卽選史局爲檢閱彔
錄玉堂南床　宣廟出御題命儒臣製進公居首賜豹
皮褥李公山海亟稱之曰他日秉文衡者必此人也又
次　御製詩以進賜馬粧俄遷注書還奉敎己丑例陞
典籍卽出補衿川縣監　宣廟詢于政廳知公有老母
乃點下羣議譁然以用人顚倒劾政官秋賜暇書堂冬
汝立謀逆事覺公坐薦李震吉論罷被逮經月得釋伯
氏參議公亦杖配北塞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處之怡然
買田原州移家就農壬辰叙拜禮曹正郎江原都事侍

講院司書冬拜原州牧使招集流亡賑撫疲羸一境賴
之乙未以持平召移弼善正言弘文館校理兼弼善都
體察使柳相成龍辟公從事出巡兩西柳相器重公契
許如平交有軍國大事須公參決廷議方欲不次用公
一日政擬副修撰又擬嶺南方伯世所僅見也俄拜校
理兼輔德薦拜議政府檢詳舍人歷副應教司諫輔德
執義兼承文院參校掌撰咨揭文書丁酉八月自典翰
特拜同副承旨陞至左副時賊迫湖畿 天朝提督麻
貴邀上並馬渡江請遣有智計宰臣一人先往備蒭糧
上卽命公往賊敗乃還陞右承旨建請依 天朝設擺

撥邊書疾傳至今稱便冬陞拜京畿監司戊戌辭遞爲僉樞拜大司成己亥出爲慶尚觀察使時洪汝諄等既構劾柳相欲并及公未有以蔑也及公按嶺南素惡鄭仁弘爲人過其門不入有所托亦不施仁弘大憾嗾其徒文弘道構捏論罷庚子叙拜兵曹叅判同知春秋館事辛丑兼四道都體察副使壬寅復自兵曹叅判出拜全羅監司癸卯辭遞授禮曹叅判時疆域多虞　上謀元帥於大臣李相德馨曰韓某職秩雖卑望實俱優無踰於此人遂拜四道都元帥嘉善元帥國朝一人云仍拜弘文館副提學甲辰移吏曹叅判遞授副提學工曹

叅判冬復拜吏曹叅判兼右賓客乙巳視師于湖嶺將行乞解銓不許有旨召還賜內厩馬屢辭得遞拜大司成副提學特陞戶曹判書值丙午　詔使之行能調度羸詘接應有裕歷大司憲兼同知經筵事出拜平安監司戊申丁大夫人憂制除拜判尹大司憲咸鏡道觀察使下車之初慨然以風化自任禮高年旌異行誘掖士子設爲程式以興勸刊家禮小學冠婚喪祭之制諭以方書廣布閭巷俾民誦讀夭荒之域一變文教癸丑冤囚朴應犀與爾瞻謀從獄中上變獄飜爲逆遂殺國舅延興府院君金悌男因永昌大君于江華辭連薦紳初

宣廟疾大漸慮光海不克保骨肉乃手書遺教略曰死
生有命夫復何言但大君幼稚未及見長成以此耿耿
耳我不幸後人心難測萬有邪說願諸公愛護扶持敢
以此托之外面書公等七人名封置宮中諸公莫之知
也至是爾瞻謂遺教為矯誣獻納柳活等先論七臣不
卽辨明公亦削仕版俄有鄭浹者受凶徒陰誅廣引名
公卿逮捕四出公又被收光海親鞫問狀卽放歸田里
公與延興素不相能有事可證臨鞫親戚勸公供實公
曰死生命也急難之際賣人而圖免吾不忍為蒙釋之
日卽出湖庄與伯氏叅議公分山而居杖屨來往討閱

經史詩酒爲樂兇徒欲來訪避之不見有候問亦不答其待小人之嚴如此爾瞻輩欲遂廢　母后追戮延興屍陳諸市丁巳復論竄七臣公付處忠原尋茅爲數椽居謫五年不出户庭辛酉量移驪州奴賊僭遼廣聲言東搶中外洶洶將出元帥而難其人備局曾推以爲非韓某不可遂自謫所叙拜知中樞府事兼五道都元帥積禍之餘黽勉赴召而時事無可爲者矣公拜疏乞免光海以大寒索襲爲批冬賊至林畔公收拾舊部伍疾驅而西開府中和癸亥我　聖上舉義反正　中宮殿下正位坤極進拜公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西平

府院君朝議以國舅禮尊不宜居外召公還公承命跋
踖寢食不寧兼留都都體察使公以椒親不當與軍國
事屢辭不允甲子逆适稱兵公扈 駕南遷适誅扈還
兼知春秋同修充海日記力辭不拜又辭摠都體察使
都摠管丁卯奴賊之變公以陪衛大將從 王世子分
朝南下至全州爲撫軍司堂上調護施設軍民大悅賊
退奉分朝會 行在還京疾甚公召子弟書啓草若將
有遺表而已不能言矣猶使正席遷廳事遂卒七月十
七日也春秋七十一訃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遣中使
庀喪事 王世子卽日擧哀比葬臨弔自卿士以至禁

族市民胥吏僕隷莫不奔走涕泣曰善人亡矣國其如何來弔者哭之皆哀甚會窆者三百餘人其年九月壬午葬原州陰枝村庚向之原太常議易名之典贈謚曰文翼公夫人黃氏昌原望族世有衣冠考諱瑊禮曹左郎贈吏曹參判娶高原郡守李公皐女生夫人於辛酉年十四歸公端莊淑哲舅姑愛之治家主饋咸有法式公家素貧朝夕假貸而蘋蘩酒食之供未嘗見窶色年三十四卒于原州牧衙後贈貞夫人進封檜山府夫人擧二男四女男長曰會一南陽府使娶判書李誠中女生二男三女男以成以平女適士人申翊隆鄭何餘幼

曰昭一秀而夭娶領議政柳永慶女生一女亦夭女長
適宗簿寺正李幼澗生一女適別坐安獻規次適侍講
院輔德呂爾徵次適大司諫鄭百昌生一男一女男曰
善興女幼次卽我　中宮殿下載誕元良尊居儲貳次
曰鳳林大君　曰湄曰滚時未出閣側室有二女許通
李煥琭原副守世完其婿也以成娶典籍安弘量女生
一男申翊隆二男一女鄭何二男安獻規三男一女煥
一女世完一男皆幼公貌秀而氣完質厚而材良寬平
而嚴重篤實而華雅望之知爲大德君子平居無疾言
遽色擧止凝遠恒若有所籌度接物渾是一團和氣聞

人過輒不樂事雖可怒不形於色辭人或故激之亦笑而不嗔其被逮自北來也金吾郎承賊臣指窘辱備至公待之益恭飭子弟無敢怨言後有問其名者終不言嗜儒敦書尤好禮學博聞强記觀書數行俱下一經眼終身不忘明習國家故事文獻典章損益沿革靡不貫穿以故朝廷凡有事必就質於公孝友敦睦出於至性早與伯氏叅議公受庭訓一家之內恒有師友講劘之樂事大夫人色養無方雖在患難貧約必盡脂膸之供逮公歷鎮雄藩叅議公連宰鉅邑迭奉板輿極繁華娛樂之榮每壽席大夫人輒止衆樂使奏感君恩公演其

辭爲續曲以進又與朝中士大夫作壽親契時節稱觴
上壽　宣廟特賜酒樂以榮之其歸覲也必賜藥物公
毋慟仲氏早逝姊妹多没撫諸孤逾已出與叅議公半
世同居棠棣之樂至老如一日重然諾好賑施戚故之
窮之者咸取足焉設同宗會以明昭穆之序清州有太
尉舊里伯氏牧是州公議於伯氏築壇以祭立石記之
嘗築小齋於松楸下扁之曰歸來盖其雅志也爲文平
鋪贍暢不事浮靡詩又道逸有趣不喜夸詡故收録不
多惜矣噫公以文章行誼遇知　宣廟負一時經濟之
望入而論思經幄出而宣力四方風猷顯重績庸茂著

此可以觀公之業歟屢遭禍網不以為慼起謫所登將
壇不以為泰卒遇之若素忽欽之如寂其可以進退榮
辱窺公淺深哉身都宮府位絕百僚而宅不廣一架奴
婢之籍不增一人恭儉之操晩而益篤此亦公之細行
也超然富貴之外絕口不道時事扶植士類遏絕姦倖
使君子有所恃小人不敢私致國家和平之福此可以
觀公之大歟余與公文酒游從四十餘年矣一未見暴
慢之色一未聞忮害之言公真長者矣既葬之明年公
之胤南陽公以大司諫鄭公百昌之狀泣而叩余曰先
公雅重子大夫人幽壙之石子實銘之今謹治石以竢

此盖先志也願子之終惠也凡往返三四請益勤則謹
就鄭公之狀若譜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施于後者
如是而公之德業有以光大先烈者又如是也銘曰
遠矣華胄太尉業之既積而播惟德與位世趾其美至
公益大我公之才天實生之將以厚用爰自布衣期以
公輔走卒皆誦如海之涵如春之和如鳳之儀既昇全
德恒持重望福祿隨之翊我　宣廟為瑞于朝潤色鴻
猷為祥于家篤降姙姒啓無疆休惟禮是服惟才是惜
好善之誠經濟之手暫試而窒十載艱貞　日月重明
風雷震盪公屹如山釋師歸朝將欵相歟萬人環之公

愈歛退避權若浼淡然寒士自家而國　坤化丕行闢
雎麟趾嗟公之業奚但光前澤在斯民公歸于天我詩
于石不昧精神

同知中樞府事贈禮曹判書宋公神道碑銘 幷序

昔余與公得罪于朝同被譴逐及余起廢燕行也公猶屛迹郊外余以一壺告行余羡公閒養公憂我遠役相與噫嘻而別逮余之生還也公之入地已三閱月矣俯仰之間已成千古踽踽人間誰知已者没不得憑棺一慟奠不得執紼以送幽明之路從此訣矣夫余烏能已於一言按狀公諱英耇字仁叟鎭川宋氏自麗朝世有

名人入　國朝有諱愚以儒雅致大官號松亭其孫曰善文九舉不中以處士終生諱某贈左通禮生諱某贈左副承旨娶靜菴之兄牧使趙崇祖之女生諱某贈吏曹參判是公之考也自處士至叅判宜達而窒然皆襲訓砥行不墮家聲世稱名族妣晉州河氏文孝公某之後司醞署令世濟之女生公於嘉靖丙辰自幼儁穎卓異甲申登第薦拜注書仕滿例陞而叔母夫柳公根爲吏曹郎格於親嫌西敘爲司果者四年丁亥丁叅判公憂未幾連遭外艱服闋代祖母喪前後處散者凡六年至壬辰松江鄭相公爲都體察使辟公爲從事官拜禮

曹佐郎公募兵千餘人直趍 行在道聞除侍講院司書卽以兵付幕僚單騎赴難蹤穿虎穴僅達 行朝遷正言改持平充 聖節使書狀官朝京還卽歸完山三爲持平再爲獻納皆不就己亥除忠清都事兼掌舟師修起廢墮軍民賴之巡察以其狀聞留一年入爲持平兼文學俄薦拜吏曹佐郎陞正郎政府薦拜檢詳舍人未幾拜司諫言事出爲清風郡守甲辰解印歸左遷大同察訪踰年病還復出爲星州牧使時仁弘盜名橫州里牧是州者必先詣其門事皆咨稟而行公至則絕不通問其族人有藉勢者公縛而笞之其徒大駭誣劾公

罷庚戌叙拜弼善司諫輔德同副承旨陞左副病遞拜刑兵曹叅議叅知尋遷大司諫拜慶尚道觀察使政成還朝以　聖節使朝京時　天朝方疑本國交通日本公呈文痛辨陳白明懇禮部嘉之所奏皆蒙　允許復命用是勞陞嘉善拜同知中樞府事丙辰分兵曹叅判時賊臣擅國命重公名必欲鉤致日相造請公不直視終不報謝閉户沉吟若有所思念人莫窺其際逺廢母之論起百僚庭爭公抗言力斥終始不叅兇徒令在家獻議公書給樞府郎曰此事須於義理上十分講究臺官合詞論請逺竄公即日出東郊憂憤成疾粤三年

庚申卒于寓舍春秋六十五癸亥反正初我 上命追
贈禮曹判書遣官致祭公風神秀朗論議正直性又剛
方不能容人過人皆嚴重之初為持平有嬖人恃權貴
恣行公因之都憲欲緩之累請於公公曰吾持三尺律
而已竟置重典權貴怒陰中之遂有燕京衆避之行其
出麾為淸風大同星州也世皆嗟惜而公則略無幾微
見於色辭彈誠奉職所至民懷吏畏稅節賦時公私裕
足按使上治績再有 褒錫潔修砥礪敦行孝誼不事
家人產業妻子常苦飢寒處之晏如性好施人有以匱
告者罄橐與之不問有無親族之不能自存者館而廩

之一如已出丁酉之亂賊兵在後公之再從兄子甫六歲庶弟之子三歲公憐不能步前抱後負馬重不能行猶不捨見者嘉歎夫人坡平尹氏正承慶之女賢有婦德公卒前四日卒于完山庄舍與公合葬于州北某向原從先兆也無子取再從兄子興詩為嗣官今殿中娶司諫崔尚重女生男五人女二人幼公之側室子凡六人興牧興獵興耕興築興穀興松女三人殿中君謂余曰先君子常言白沙李公秋浦黃公月沙李公吾友也今皆下世獨公在不朽之託子其任之謹治石以俟余固不忍銘公亦不忍不銘遂掩涕而為文系之以銘曰

天德之剛屈而常伸公惟夙稟不緇不磷秉直自遂信
躬而行約不掩豪善毋近名寵以天曹芥視若驚辱之
馬官超事如榮遭時孔艱混世隱吏沉憂不語杜門謝
事一行奏牘千古綱常匹馬東門蕭然遯荒壁立危朝
不改其標寔為完人庶幾乎道

贈領議政吳公神道碑銘并序

不佞生長於南坡外家髫年與諸舅從遊里中里中人
士指一廬曰此隱德君子吳公之廬吳公有二子皆有
儁聲長公號稱神童弱冠已名動京師不佞艷慕之竊
以得從吳二子遊為幸亦嘗登拜於吳公無何其二子

以文章行誼爲世名臣而又五孫相繼擢高第大者躋亞卿餘皆歷敭臺省于後之數十年余與長公同陞館職又與季公同判南曹戊午之禍余與二公俱竄逐郊居越一年而余哭長公於坡村一日季公謂余曰先梓樹老矣先公潛德世無知者白沙李相公誌于幽墟子其銘且此先兄所屬也其忍已諾於逝者余旣不敢辭則按狀公諱世賢字國彦系出同福高麗中允諱大陞是其鼻祖生諱光札秇虎衛大將軍生諱璿僉議贊成事至諱軾爲修文殿大提學至諱元棠卒官叅奉至諱克權卒官直長卽公祖若考也直長娶唐津張氏以嘉

靖甲申生公生而質厚慈良長益真率坦夷寬襟任情不設城府尤濶疎於生產作業好劇飲凡憂喜哀樂得失榮辱都不理會一混于酒待人無間親疎貴賤遇輒讙然傾倒其得於天者如此晚以蔭入仕陞直長輒棄之年七十八卒於家夫人昌寧成氏考諱近參奉亦高士大谷先生諱運其弟也大谷高蹈峻節於人少許可至夫人未嘗不敬嘆曰吾姪女也制行之美吾所不及及歸于公執婦道事君子和敬兩至公喜施寒蔬糲飯必欲與人分雖室如懸磬而恒不見窶色宗黨鄉閭咸稱女中君子先公三十二年而卒葬白川牛月岡與公

同塋凡生二男四女男長億齡右叅贊次百齡吏曹叅
判女長適朴龜年李賡朴安生皆士人次適元鐸文科
右尹叅贊娶判書洪曇女生三男一女長翊文科嘉善
左承旨次靖兵曹叅議次竱弘文館校理女適吏曹正
郎韓興一叅判前娶贈叅議高景龍女生二男長竣文
科嘉義延安府使次端弘文館校理後娶僉正梁思行
女生二男一女男竑早逝餘皆幼朴龜年無后李賡生
一男一女男主簿時敏女適敦寧都正洪汝翼朴安生
生一男敏行元鐸生三男一女長兵曹佐郎振河次進
士振海次義禁府都事振溟女適進士趙休翊生一女

適翊贊尹元之婿生一女一男男挺奎女適進士金弘郁㜿生一女適沈挄竣生四男二女男挺斗挺台挺壁挺軫女適李元揆端生三男二女男挺一挺垣挺心幼李晴敏生三男二女洪汝翼生三女一適姜壽賢次適陽寧君朴敏行生五男二女元振河生二男二女振海生二男一女趙休生二男二女內外諸孫七十餘人噫彬彬其盛矣哉古未嘗有也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天道之常也然而遲速有時或發於數十百年之後未有如公之身爲善而身致其福生見子貴孫榮穩享三牲之養公之德之福可謂備矣而天之報施捷於影響

崇封顯贈若收遺餘吳門之慶盖未艾也庶幾爲善者
勸銘曰

不漓其天所性而行憮然自適泊乎無營長貧若富匪
爵而榮優遊醉鄉生老太平以歸以寧樂哉佳城吾詩
載石是徵家聲

左賛成贈領議政朴公神道碑銘并序

嘉隆萬曆之間有嚴重篤厚之臣歷事 四朝終始一
節年七十三以議政府左賛成卒于第姓朴諱大立字
守伯朴系出新羅國姓籍于咸陽麗朝贈樞密院使諱
信淸是其遠祖歷禮部尚書諱允貞知門下省諱臣蕤

至諱仁桂諱元廉諱德祥三代爲尚書入 國朝有諱習判兵曹寔公五代祖也高祖諱義孫文科監察曾祖諱信童贈吏曹參判祖諱中僉生員贈吏曹判書考諱世榮敎寧府正贈左贊成已卯名人也妣金氏司正漢佑之女以正德壬申生公公生而骨相異凡幼時遊戲於路有相者過見之下馬揖曰大宰相也既就傅常退嘿不語不與人嘲戲家貧常服敝縕袍而不恥贊成公通判全州州本雄府俗紛華公獨處一室端坐讀書屏去花酒不許近厥官舍出寓山寺自九月至明年三月一坐不出寺門既下山桃李爛開坐溪邊呼僧取酒轟

飮十餘鉢而不亂人始知公食酒無量嘉靖庚子登第槐院有不悅公者擯不許補成均館同列多不平公笑曰進退豈關人致君澤民顧不由此進耶翰院當薦公不悅者又擿之公曰某誠知我不可故也出爲揚州敎授放情山水嘗騎字牝載酒以行好事者圖畫傳之移太常叅奉乙巳名臣郭詢坐士禍死時李公弘幹爲太常正以郭曾歷寺官當賻公賛曰朝廷雖罪之本寺當以舊官待之坐中皆懼莫敢言一官曰吾司首尾相應盖李公弘幹之字與公名同故因而爲戲而實爲他日免禍地云陞刑曹佐郎有訟掣於勢數十年滯公一按

得狀判曹難之公抗辨即決聞者快之轉兵曹兼春秋館記事官移戶曹出為忠清都事還戶曹正郎又為騎曹首相沈連源以公不從其所要坐朝堂召公庭詰之至令郎舍罰訓觧公竟不撓沈相賞公可大用遂屢薦之拜持平時崇佛教公入對爭之日中乃出遙聞簾內曰戇矣某也逾年復兵曹正郎宗簿寺僉正丁內艱服闋拜司成掌令軍器寺正檢詳舍人太僕正執義庚申特陞兵曹叅知轉承旨丁母憂服除又入銀臺出按黃海區畫得宜一路大治還自叅知充賀至使海西之民加額於路曰善政監司使旋拜刑曹叅議副提學判決事

承旨大司諫兵曹參議庚午嶺南飢用大臣薦陞授監司㕘滿拜同樞俄又出按圻節秩滿歷工刑參判拜咸鏡監司修城械嚴黜陟遇藩胡以誠信豊其犒賞其後入貢之胡遇公於京羅拜謝之拜大司憲同知經筵事出為開城留守入為大司憲者再持論平執法嚴臺綱肅然己卯由吏曹參判特陞資憲刑曹判書論囚未閱月多所疏决公病適時不受祿貧不供藥餌大臣特啓給之庚辰拜吏曹判書先是朝廷懲權奸判銓專擅之習堂下清論聽郎僚預焉後稍重公曰矯枉之過也就加調裁不為詭隨郎僚又選參下蔭官十數人陞叙六

品職稱爲才行卓異公以爲考績課能自見可用之實
何必辨此新攃科條不肯從年少輩至於啓推而不少
沮只拔其尤數人人稱其確鄭相芝衍時爲亞卿言於
人曰某公志操足以倚如柱石後鄭入相曰吾先某公
得耶辛巳歷知樞右叅賛戶刑曹判書進議政府右賛
成亦 特恩也壬午兼判義禁公年已七十一語所親
曰尸祿吾所恥墓下有屋數椽買牛鬻薪足以終吾年
矣上章乞致仕 宣廟荅曰卿以老成處於政府以輔
寡昧三辭不許歷判敦寧復爲左右賛成甲申六月以
疾終于正寢其年九月葬楊州神穴里亥坐原先兆也

公器局莊重志慮沉確家庭之間篤行孝友父母之前必冠帶乃見出入必告祿俸盡入親庭未有私財躬奉脂瀡時月設供具要鄉黨親戚歡樂終日殆無虛月其事亡也哀感備至前後居廬一不到家內子病劇一來問疾猶不就室抵暮還廬路逢虎菫免考妣之祭未嘗輪行別搆一堂率子弟齋宿雖祁寒必浴四時必上墓不以寒暑風雨廢叔父位通顯公猶分進俸入有疾視湯饍一日嚴寒倚壁達曙鬢髮襯壁而凍常與兩弟居處器用略不區別亡姊寡嫂友睦異常悉携幼稚敎養嫁娶一如己出六遭　國喪皆行素五月期喪三月友

衰七日至老不廢嘗曰五倫之外無行可修得罪於斯
則大節已虧雖才如游夏亦奚用也故少時見奴有不
順於其母者即杖殺之恒務篤行深惡虛文居家嚴整
夫婦相敬如賓堂從諸公年位雖軋敬畏不弛子弟不
能仰視面權貴尹元衡要致公甚勤陳復昌屢至公第
而公皆辭焉或瞰其亡而一造其家陳甚恨而亦不敢
加禍於公公雅尚儉素食不兼味敝袍破笠絕無營產
計不喜聲色不接玩好謝絕招要門無車馬戚故至待
之以誠談笑無倦色撫恤盡其意夫人黃氏翼成公喜
四代孫也賢有懿行克配公德助成家敎宗戚稱之無

子以公之弟叅判希立第三子為后即富平府使知述
也府使娶別坐趙天祥女生一男由恭蔭仕內贍直長
娶知事權憘女生一男一女男斗亨生一男幼知述叅
平難原從功例贈公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
政兼帶如式妣貞敬夫人意公居家敦倫立朝持法不
事聲章以立名不喜更變以起事肺腑之相至貴倨也
既折其私要終不濡跡此皆公之大豈所謂呼之不來
麾之不去者非耶遂為銘曰
公生德門襲訓家庭餘力學文起自明經浞于下僚匪
皎匪赫不愠不知中以自做唯其有浞是用大彰若決

河堤沛然誰防置之臺閣朝綱以肅試之藩臬邊陲須
德乃擢冢宰羣能勵翼乃陞貳公儼然柱石凡公制行
皆本倫彝國刑於家忠乃孝移不言而躬公真長者安
得起公樹之風化

月沙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外編卷四

卌